

「俄罗斯」伊万·屠格涅夫◎著

曾冲明◎译

猎人笔记

ЗАПИСКИ ОХОТНИКА

CS

湖南文艺出版社

湖南文艺出版社

猎人笔记

Записки охотника



[俄罗斯] 伊万·屠格涅夫◎著

曾仲明◎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博集天卷
CS-BOOK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猎人笔记/(俄罗斯)伊万·屠格涅夫著;曾冲明
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8.7
ISBN 978-7-5404-8674-7

I.①猎… II.①伊… ②曾… III.①中篇小说—俄
罗斯—近代 IV.①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80975号

©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插图、封面、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

上架建议:名家经典·中篇小说

LIEREN BIJI 猎人笔记

著 者:[俄]伊万·屠格涅夫

译 者:曾冲明

出 版 人:曾赛丰

责任编辑:薛 健 刘诗哲

监 制:蔡明菲 邢越超

策划编辑:王 维

特约编辑:李乐娟

营销支持:张锦涵 傅婷婷

整体装帧:利 锐

内文排版:百朗文化

出版发行: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410014)

网 址:www.hnwy.net

印 刷: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80mm×1230mm 1/32

字 数:318千字

印 张:11.5

版 次:2018年7月第1版

印 次:2018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04-8674-7

定 价:46.00元

若有质量问题,请致电质量监督电话:010-59096394
团购电话:010-59320018

译序

《猎人笔记》里的猎人“我”，当然不是以打猎为生的“猎户”，更不是枪法高明的“猎手”，而是以“打猎”，主要是“打鸟”“打兔”（因为这种“打猎”没有危险），来消遣的地主，书里写的许多地主也都是如此。从小说中就可以看出，在当时的俄罗斯农村，地主打猎是一种时尚，对中小地主来说，打猎是他们最大的乐趣。

当然，对于作家屠格涅夫来说，“打猎”不只是为了游山玩水，享受“大自然与自由”（第二十五篇），也是为了了解农村，收集素材，进行创作。《猎人笔记》就是旨在反映或揭露俄国当时农奴制的“猎游见闻与经历录”。“我”在某些篇里是故事情节的听众和观众，在另外一些篇里则是故事情节或多或少的参与者。在其中几篇里，“我”甚至成了故事情节中的重要人物。因此，《猎人笔记》的各篇或直接或间接、或多或少反映与表达了“我”的思想、观点和情感。比如，在第一篇《“黄鼠狼”霍尔与卡里内奇》中，有“我”跟两位主人公的大量对话，不仅反映了两位主人公的身份地位和生活境况，还反映了“我”对两位主人公的观察与感受。再如第十二篇《护林神》中，“我”更是贯穿整个故事情节的重要人物。在这篇小说里，“我”对看林人“皮留克”的贫困、孤苦和不幸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对因贫穷、饥饿而偷砍树木的农民也给予了同情和帮助。所有这些凸显了“我”的善良、开明与人道。

《猎人笔记》里有两个小女孩的命运最使人担心。一个是看林人“皮留克”的女儿，一个是侏儒卡西杨的女儿。作者对这两个形象着墨不多，

但字里行间饱含对儿童的同情和关切。“我”的这种爱心在第八篇《河湾草地上的五个小孩》中也有充分的体现。

第二十二篇《世袭贵族切尔托布哈诺夫的结局》是《猎人笔记》里故事情节最动人心弦的一篇。像标题表明的那样，全篇写主人公“切尔托布哈诺夫”的结局，写他经历的三次不幸：心爱的情妇玛莎出走；挚友涅多皮尤斯金去世；比爱人和挚友更珍贵的宝马被盗。这三幕悲剧写得十分精彩，情节跌宕起伏，结局出乎读者意料，又在情理之中。剧情有声有色，人物有血有肉，深刻细致的心理描写、多处的神来之笔，无不充分展现作家高超的写作才能。切尔托布哈诺夫的悲剧结局在一定程度上预示着俄国农奴制的末日，象征着世袭贵族的下场。

作为《猎人笔记》的主人公，“我”的原型是作者屠格涅夫。《猎人笔记》里提到的“我”的家庭、身份与经历，大都与作者屠格涅夫的实际情况一致。但必须指出，《猎人笔记》的每一篇都是作家基于现实、精心构思、巧妙虚构、辛勤创作的产物，绝不能被当成真正的回忆录。

屠格涅夫 1818 年 11 月 9 日生于奥廖尔市，那里现在是奥廖尔州（当时是奥廖尔省）的首府，位于俄罗斯平原中部，现设有屠格涅夫纪念馆。他母亲从叔父那里继承了大笔遗产，拥有大庄园和五千农奴。1833 年，屠格涅夫就读于莫斯科大学语文系，1834 年转入彼得堡大学文史系学习，1837 年毕业。1838 年至 1841 年，他在德国柏林大学攻读哲学和文学，1847 年至 1851 年陆续发表《猎人笔记》中的各篇。1852 年，《猎人笔记》出版了单行本，轰动了俄国文坛。当时进步的思想家与评论家认为《猎人笔记》是射向俄国农奴制的“猛烈炮火”。屠格涅夫在 1869 年出版的《屠格涅夫文集》第一卷的《代序》专门谈及《猎人笔记》的创作。他明确地把农奴制视为自己的敌人。他还指出，他必须离开俄国到西欧（德国）留学，并且从远处攻击这个敌人。1883 年，屠格涅夫病逝，享年六十五岁。他一生创作了多部名著：《猎人笔记》（1847 年至 1851 年陆续发表，1852 年出单行本）、《罗亭》（1856）、《贵族之家》（1859）、《前夜》（1860）、

《父与子》(1862)、《烟》(1867)、《处女地》(1877)等。

伟大的作家必然是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思想和人格是作家作品之所以伟大并流传千古的主要原因。《猎人笔记》以“我”为主人公,以写真人真事、实话实说的随笔形式写就,更能直接、真实、全面地反映作家本人的思想和人格。一个正直、善良、有道德、有学问、有见识、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一个同情农奴和穷人、反对农奴制、开明、进步的地主子弟,生动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猎人笔记》这部传世的世界文学名著,其最大的功绩就在于它比较全面、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俄国农奴制的黑暗与腐朽、农村的贫穷与落后,塑造出许多不同类型的农民和地主形象,集中地反映了农民的贫穷和疾苦、愚昧和落后,揭露了地主阶级的虚伪和冷酷、无聊和没落。也必须看到,书里多次写到“贫穷的地主”,这个群体的存在,在当时生产力落后的俄国农村也是无须回避的事实,更不用说赤身露体、一贫如洗的农民了。

《猎人笔记》也是一本优美的散文集。作者在描写俄罗斯的自然风光、风土人情,勾画人物形象等方面有着惊人的独到之处。虽然故事情节极为平常,但经优美流畅的语言侃侃道来,娓娓动听。除了内容真实可信,具有史料价值外,语言优美也是《猎人笔记》能流传久远的重要原因。

此版《猎人笔记》按列宁格勒国家文艺出版社1949年出版的单行本译出。

曾冲明

2011年春节再稿于长春

目 录 | contents |

“黄鼠狼” 霍尔与卡里内奇 _	001
猎人叶尔莫莱与磨坊主妻子 _	013
从草莓泉水到伯爵管家 _	024
县医爱情奇缘 _	034
我邻村的地主拉其洛夫 _	043
富农奥夫谢尼科夫 _	051
李郭甫村外芦苇荡遇险 _	069
河湾草地上的五个小孩 _	081
来自美奇河畔的侏儒卡西杨 _	101
田庄总管 _	120
田庄管理处 _	134
护林神 _	152
两个地主 _	161
列别姜市场买马记 _	170

达吉雅娜·鲍里莎夫娜及其侄子 _ 183

俄罗斯人之死 _ 195

酒店赛歌 _ 208

小地主卡拉塔也夫的爱情故事 _ 225

幽 会 _ 241

希格雷县的哈姆雷特 _ 250

切尔托布哈诺夫及其好友涅多皮尤斯金 _ 273

世袭贵族切尔托布哈诺夫的结局 _ 291

露克丽雅之死 _ 325

车轮嘎吱响 _ 338

树林与草原 _ 353

“黄鼠狼”霍尔与卡里内奇

谁要是有机会从波尔霍夫县翻山越岭到瑞兹德林县，便可以看出奥廖尔省人和卡卢加省人有极大的区别。奥廖尔省农民个子不高，背有点儿驼，脸色忧郁，低头看人，住在破旧的白杨树木板小屋里，出门给地主扛活儿，不经商，吃得很差，脚穿草鞋。卡卢加省的农民却住在松木建造的、宽敞的农舍里，个子较高，目光大方而热情。他们做黄油与焦油生意，每逢节日，便穿着靴子。奥廖尔省的村落（就该省东部而言）一般位于田地的中央，靠近山谷，于是这山谷就渐渐变为肮脏的水塘。除了少数几棵随时欢迎你到来的爆竹柳和两三株细瘦的白桦树，附近一俄里^①范围内，你看不见一株小树。农舍紧邻着农舍，屋顶上胡乱地盖着腐烂的麦秸与稻草……卡卢加省正好相反，大多数村落被森林环抱。农舍显得宽敞些、规整些，屋顶盖着木板，大门关得很严实，院子的篱笆不东倒西歪或向外倾斜，不会招引过路的猪进屋串门……对猎人来说，卡卢加省比较好。四五年以后，奥廖尔省的树林与“林场”^②将会绝迹，沼泽湿地也将无处可寻。卡卢加省恰好相反，丛林绵延几百俄里，沼泽湿地绵延几十俄里。高尚的鸬鹚没有迁走，善心的水鸟在此繁衍，忙碌的野鸡突然腾空飞起，弄得猎手与猎犬又惊又喜。

我以猎人的身份访问瑞兹德林县，在旷野里结识了卡卢加省的一位小

① 一俄里约等于 1.067 公里。

② 奥廖尔省把大片的灌木丛叫作“林场”。——原注

地主，名叫鲍卢台金。他是个热心的猎人，因而是个出色的人物。当然，他也有一些弱点。例如，他向省里所有的富家小姐求婚，被对方及其家人拒绝后，他一面对所有的朋友和熟人伤心地倾诉自己的痛苦，一面仍旧将很酸的毛桃和自己园里其他没有成熟的果子当作礼物送给那些小姐的父母；他爱重复说同一个笑话，尽管鲍卢台金先生自己认为它寓意很好，但这个笑话从来没能使其他人发笑；他见人便夸奖阿基姆·那希莫夫的文集和中篇小说《宾娜》，但说起话来结结巴巴；他叫自己的猎犬为“天文学家”；他把普通话的“然而”说成了方言；他自己在家里吃法国饭菜，这种饭菜的奥妙，按他家那个厨子的理解，就在于能把每个菜的天然滋味完全改变，在这位烹调大师的手下，肉变成了鱼味，鱼变成了蘑菇味，面粉变成了火药味，并且胡萝卜如果不切成菱形或平行四边形，就不可以放在汤里。不过鲍卢台金除了这几个小毛病外，如上面说的，他毕竟还是个出色的人物。

就在我和他相识的第一天，他邀请我到他那那里过夜，他说：“到我家大约有五俄里。步行就太远了。我们先到霍尔家。”（请读者允许我不将他口吃的语气传达出来。）

“霍尔是谁呢？”

“是租我田地的农民……他家离这里很近。”

我们向霍尔家走去。树林中央一片清理好的空地上，矗立着霍尔家孤独的院落，它由几个松木屋架组成，和篱笆墙相连。正屋前还搭有一个席棚，是用几根细木头支成的。我们走进席棚，一个年轻人迎接我们，他二十岁上下，高个儿，相貌俊美。

鲍卢台金先生问道：“费加！霍尔在家吗？”

年轻人一边笑着，露出一排雪白的牙齿，一边答道：“不在家，霍尔往城里去了。先生，吩咐套车吗？”

“是的，老弟，套车。不过先给我们些克瓦斯饮料^①。”

① 俄国人自己家里做的一种饮料。

我们进了正屋。木头墙上干干净净，并没有贴一张通俗的画片。在一个墙角里，身着银质服饰的、沉重的圣像前面燃着一盏长明灯；一张菩提木的饭桌是新近刮洗干净的；墙上的木头缝里和窗框四周并没有勇猛如普鲁士的螳螂闯出来，也没有静若沉思的螳螂躲进去。那个年轻人不一会儿就从里面走出来，拿着满满一大白瓷杯自家做的饮料、一大块小麦面包和一个装有十二根腌渍的黄瓜的土盘子。他将这些点心摆在桌子上，倚在门边，带着微笑，看着我们。我们还没有吃完点心就听见一辆大马车停在了门口的台阶前。我们走出来。只见一个十五岁上下的少年，头发蓬松，双颊红润，坐在驾驶座上，费力地拉紧缰绳，勒住一匹吃饱的花斑公马，周围站着六个高大的年轻人，外貌与费加都很像。鲍卢台金提示我：“这全是霍尔的孩子！”费加紧跟我们来到台阶上，接过话茬说：“都是小霍尔，小黄鼠狼，不过还不全呢！鲍塔勃去树林了，西道尔驾车跟父亲‘老霍尔’进城了……”接着，他转身对车夫说：“瓦夏，要注意，今天坐车的是老爷。要多留神，颠簸时要注意，尽量轻一点儿。大会颠簸坏的，老爷的头会颠簸晕的！”费加的这一番怪话逗得其他的小“黄鼠狼”冷冷地笑了。鲍卢台金先生却庄严地喊道：“让天文学家坐车。”费加不无兴致地把勉强含笑的猎犬高举起来，放到了车底。瓦夏拉了一下缰绳。马车开动了。鲍卢台金先生突然指着前面一所矮小的屋子对我说：“这就是我的事务所，你愿意进去吗？”“请！”鲍卢台金从车里下来，说道：“事务所现在已经关闭了，但还是值得看一看。”事务所里面只有两间空房子。看屋子的独眼老人从后院跑出来。鲍卢台金先生给他打招呼：“米纳奇，水在哪里呢？”独眼老人米纳奇转身进去，随即拿来了一瓶水和两只茶杯。鲍卢台金对我说：“你尝尝，这是我极好的泉水。”我们各自喝了一杯，米纳奇倒向我们深深鞠躬。我这位新朋友说：“现在，我们可以走了。我在这个事务所里卖给商人阿勒里鲁治夫四俄亩森林，卖了个好价钱。”说着，我们上了车。过了半小时，马车进了地主宅第的院子里。

吃晚饭时，我问鲍卢台金：“请问为什么霍尔和你的其他农民分开

住呢？”

鲍卢台金说：“这是因为霍尔聪明。大约二十五年前他的房子被火烧了。他走到我已故的父亲面前说：‘尼古拉·库慈米奇，请准我迁到您的树林中的沼泽地，我愿缴纳高额的租金。’我父亲问他：‘为什么你要迁到沼泽地呢？’‘尼古拉·库慈米奇，就是这样嘛。只请老爷不使唤我做任何别的工作，关于租金老爷您就定个价吧，什么价老爷心中有数。’我父亲说：‘每年五十卢布。’他说：‘照老爷的话办。’父亲说：‘可不准欠租。’他说：‘自然不会欠租的。’……于是他迁到了沼泽地，从此人们就叫他‘黄鼠狼’。”

我问道：“他现在富了吧？”

“富了。现在他给我缴纳每年一百卢布租金。我也许还要加钱哩！我不止一次对他说：‘霍尔，你赎身吧！’可他呢，鬼东西，耍滑头，硬要我相信他拿不出任何东西来赎身，他说：‘实在没有钱……可千万别这样啊！’”

第二天，喝完了茶，我们就立刻出门继续打猎了。经过一个乡村时，鲍卢台金先生吩咐车夫将车停在一间矮屋旁边，高声喊道：“卡里内奇！”听见院里一人答道：“先生，就来了，我在系草鞋呢！”我们的马车一步步地走着，一个四十来岁的人从村子后面追上了，他瘦高个子，小脑袋微微朝后仰。这就是卡里内奇。他那张紫膛色的、善意的脸上长着几颗麻子，我第一眼就喜欢上了他。卡里内奇（后来我知道）每日都随着主人打猎，替他背口袋，有时还替他背枪，留意飞鸟降落的地方，递茶送水，采集草莓，搭建席棚，奔跑在老爷的车前马后。鲍卢台金先生没有卡里内奇便寸步难行。卡里内奇性情非常活泼、温顺，不停地低声唱歌，无忧无虑地四处张望，说话带点儿鼻音，微笑时眯缝起淡蓝色的眼睛，常常用一只手捋自己稀疏的、楔子形的长须。他走路不快，步子迈得大，稍微借助于一根细长的手杖。这一天里，他不止一次地同我说话，侍奉我时没有奴才相，但关心老爷，如同关心孩子。中午的酷热迫使我们寻找一个“避暑”之处，卡里内奇便领我们到了密林深处他的养蜂场。我们来到一个小

屋的门前，门上挂满一束束芳香扑鼻的干草。他给我们推开门，请我们坐在新鲜的干草上，他将一个像口袋一样的网罩戴在头上，拿了一把小刀、一个瓦罐、一截没有烧尽的木头，去蜂窝给我们刮蜂蜜。透明的、温热的蜂蜜伴着泉水，我们喝了个痛快，然后在蜜蜂单调的嗡嗡声和树叶唠叨的絮絮声中睡着了。一阵微风将我吹醒……我睁开眼睛，看见卡里内奇坐在半开着门的门槛上，用小刀刮匙子。我久久地欣赏着他那张像傍晚的天空一样温和而明亮的脸。鲍卢台金也醒了。我们没有立刻站起来。在走了很长的路以后，又在干草上实实在在地睡了一觉，一动不动地躺在干草上，心里乐滋滋的，身子懒洋洋的，脸上露出了红晕，甜蜜的倦意重又使我们合上眼睛。后来我们还是起来了，又出去闲逛，一直到晚上才回。吃晚饭时，我又谈起霍尔和卡里内奇。鲍卢台金先生对我说：“卡里内奇是个热心、殷勤的农民，但是不善于种地务农。是我拖累了他。每天跟我去打猎……你想，那还种什么地呢。”我同意他的看法，然后我们躺下睡觉了。

第二天，鲍卢台金先生被迫进城跟邻居皮丘可夫打官司去了。那是因为皮丘可夫强行开垦了他的土地，还在开垦的田地里毒打了他的一个女仆。于是我一个人出外打猎。傍晚前我返回途中，马车顺便来到霍尔的家。一个老人在农舍的门口迎接我，他就是霍尔，光秃秃的脑袋，矮个儿，宽肩膀，很结实。我好奇地看着这个“黄鼠狼”。他的脸形颇像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高高的寿星额头，小眼睛，翘鼻子。我们一同进了屋，又是费加给我送来了牛奶和黑面包。霍尔就坐在一条矮的长椅子上，泰然自若地用手抚着他那卷曲的胡须，就这样开始了我们的谈话。看来他很有自尊感，说话与动作慢吞吞的，长胡子缝里偶尔露出笑容。

我同他谈论到播种、收获、农民的风俗……他对我所说的话，好像全都认同。只是后来我逐渐感觉不好意思，我感觉自己说得不对头……怎么会这样？真有点儿奇怪。“黄鼠狼”有时说话很机智，想必是出于谨慎……我们的谈话中有这样一个例子：

我问他：“霍尔，你为什么 not 向自己的主人赎身呢？”

“我为什么要赎身呢？现在了解主人，也知道自己的地租，我家的主人好。”

我说：“身子总是自由的好。”

霍尔从旁边看了我一眼，说：“那是明摆着的。”

我又问道：“那么你为什么赎身呢？”

霍尔摇了摇头：“老爷，你叫我用什么赎身呢？”

“老头儿，你算了吧……”

霍尔好像自言自语似的轻声说道：“要是我霍尔做了自由人，凡是没有胡须的人，都会做我霍尔的头儿的。”

“你自己把胡须剃掉就好了。”

“胡须算什么？胡须是草，随时可以割去。”

“本来就是嘛，那还说什么呢？”

“也就是说，霍尔要经商了，商人的生活过得好，他们也都蓄着胡须。”

我问他道：“可不是？你现在不已经是在经商吗？”

“我们只是稍微做一点儿黄油和焦油买卖……老爷，你要吩咐套车吗？”

“你这人嘴也太紧了，也太有心计了。”我心想，于是说出声来：“我不要车。如果你允许，我想留在你的柴草房里过夜，明天在你的房屋附近走走。”

“承蒙老爷看得起，不过老爷能安心住在柴草房里吗？我吩咐儿媳们铺床单，放枕头。”说着他站起来，喊道：“喂，媳妇们，往这儿来！费加，你同她们一块儿去。她们笨。”

过了一刻来钟，费加手拿着灯，领我到了柴草房。我坐在芳香扑鼻的干草上，猎犬在我的脚边蜷曲着身子。费加向我道了晚安，将门吱的一声关上了。我久久不能入睡。一头奶牛走近门口，呼呼地喷出了两声，猎犬严肃地对着它狂吠起来。一头猪在旁边走过，沉思地哼着。一匹马在附近什么地方嚼起干草来，一面打着响鼻……我终于打起瞌睡来。

天亮时，费加就叫醒了我。我很喜欢这个活泼敏捷的小伙儿，而且我

看得出，他也是老霍尔的爱子，父子俩非常亲热地彼此开几句玩笑。老霍尔出来迎接我。也许是因为我在他家中过了一夜，或者由于别的原因，反正他对待我比昨天热情得多。他微笑着对我说：“茶饮已经为你烧好了，我们喝茶去。”

我们在桌子旁边坐下来，一个健康的村妇——他的儿媳，送来了一罐牛奶。他的儿子们也一个一个走进来，向我道了早安。我向 he 说道：“看你一家人丁兴旺，儿子们多魁梧！”

老人说：“是的。”他正咬下很小一块干硬的白糖，“他们对我和我的老婆子很好，没有什么可以抱怨的了。”

“他们都和你一起住吗？”

“都和我一起住。他们自己愿意，也就这样一起住了。”

“他们都结婚了吗？”

他用手指着费加说：“就是那一个不结婚，再就是瓦夏，他年纪还小，他还可以等几年。”

费加仍像第一次我来的时候那样倚在门边。

“结婚干什么？我现在就很好。”费加反驳道，“我娶老婆干什么？难道要我同她像狗一样吠叫不成？”

老人继续说：“你呀你……我知道你！你手上戴着几个银戒指……你的鼻子总喜欢嗅老爷家的丫头们……‘够了，别不要脸啊！’”老人戏用了丫头的这句话，继续说，“我太了解你了，你这个公子哥儿！”

“别的女人有什么好处？”

“别的女人能干庄稼活儿，”霍尔郑重地说，“别的女人能侍候丈夫。”

“我要干活儿的女人做什么？”

“你是爱用别人的手捞油水。我的儿子，我们太了解你了。”

“好啦，既然是这样，就给我娶亲吧。怎么样，怎么你又不吭声了？”

“够了，够了，磨嘴皮的。我们磨得老爷不安了。我总会给你娶亲的……先生，你不要生气。孩子嘛，不懂事，还没有长大成人啊。”

费加摇了摇头……

门外传来了熟悉的声音：“霍尔在家吗？”卡里内奇双手捧着一大把野地里的草莓走进来，这是他专为自己的朋友摘下来的，霍尔热情地欢迎他。我惊异地看着卡里内奇，说实话，我真没料到，乡下人也这样“殷勤”。

这天我出去打猎，比平常晚了四小时，以后的三天我是在霍尔家里度过的。我对这两个新朋友感兴趣。不知道因为什么我得到了他们的信任，他们和我谈话时的确没有拘束。我也很高兴听他们谈话和观察他们。两个朋友一点儿都不像。霍尔是个积极务实的人，有行政头脑，一个理性主义者；卡里内奇则相反，他属于理想派或者唯心主义者、浪漫主义者，充满热情，富于幻想。霍尔懂得现实，也就是说，他建房子，积攒点儿钱，跟主人和政府的各部门搞好关系；卡里内奇穿着草鞋，勉强度日。霍尔生养了一个顺从和睦的大家庭；卡里内奇曾经有过一个妻子，他惧怕老婆，他们一个小孩儿也没有。霍尔对主人鲍卢台金先生看得很透，卡里内奇则崇拜自己的主人。霍尔很爱卡里内奇，给他保护和帮助；卡里内奇不仅爱霍尔，还很尊敬他。霍尔的话很少，面带微笑，心中有数；卡里内奇说起话来，虽然不像夜莺歌唱那样动听，可也像工厂里活泼的工人那样充满热情……但是卡里内奇的天赋优越，霍尔自己也是承认的。例如，卡里内奇能念咒止血、压惊、制怒，驱虫避邪，他的手灵巧，蜜蜂都听他指挥。霍尔当着我的面请求他把一匹新买的马牵进马圈，卡里内奇也心甘情愿、认真真地执行这个老怀疑主义者的请求。卡里内奇接近自然，霍尔接近人和社会。卡里内奇不爱议论，一味盲从；霍尔居然也玩世不恭，笑对人生。霍尔见多识广，我从他那里学到了许多东西。比如，从他讲的一个故事里知道：每年夏天开镰以前，一辆不大的特殊马车会到村子里来，上面坐着个穿长袍、系腰带的人，贩卖长柄镰刀。若是现钱，每把镰刀他只要纸币一卢布二十五戈比，甚至半卢布；如果赊购，就要纸币三卢布，甚至银币一卢布。所有的农民自然都向他赊购。过了两三个星期，他

又到这儿取钱来了。那时农民们刚收割完燕麦，有钱还债了，便同商人一起去酒馆，在那里付清欠款。有些地主本想自己用现金把镰刀买来，再按商人的定价把镰刀赔账卖给农民，结果农民并不满意，甚至显得灰心丧气，因为他们失去了这样的乐趣：用手弹着镰刀，听了又听，在手里翻来覆去地看，对那个骗人的商贩问上二十来遍：“小伙子，这镰刀不怎么样吧？”买小镰刀时也是这样，差别只在于女人们插手这件事，以至有时商贩为了她们的利益，反而不得不敲打她们。但女人们吃苦头最多的情况还是卖破烂。纸厂原料的供给商委托一些县里叫作“雄鹰”的特殊人物来收买破布。每个“雄鹰”从商人那里领到二百来卢布纸币，下乡来寻找“猎物”。他们虽然名为“雄鹰”，但与这种高尚的飞禽品性不同，甚至相反，不是公开、勇敢地进攻，而是使用狡猾、诈骗的手段。这样的“雄鹰”将大车留在村子附近的灌木丛里，自己悄悄来到农家后院的后门，装作一个过路人或者随便闲逛的人。女人们敏锐地“嗅”到他的到来，就偷偷地出来接头，匆忙中双方讲好价钱。只为几个铜板，女人们就不仅将各种破布卖给了“雄鹰”，而且常常连男人的衬衫和自己的裙子都卖掉。近来女人们认为从自己家里将大麻、特别是“麻布片”偷出来能卖出一个好价钱，于是“雄鹰”的业务就大大地扩展和改进了。丈夫们也学会了，只要有一点点动静，只要从远处听到“雄鹰”来了，便迅速有力地采取挽救和预防措施。真的，这不是很可气吗？卖大麻是他们男人的事情，他们确实也卖大麻，但不是在城里卖，而是卖给下乡来的商贩，因为在城里卖，还得自己想法拉去，由于没有小秤，只好四十把算作一普特^①，要知道，什么是一把？俄国人的手掌，特别是他“用劲”的时候，是很有分量的！我是个没有经验的人，没有在乡间长住过，是个“外来客”（像我们奥廖尔省人说的），但也听到很多这类故事。霍尔并不总在说话，还问了我许多事，他知道我常去国外，他的好奇心就更加强烈了……卡里内奇也不甘落

① 俄国的重量计量单位，一普特约等于 16.38 千克。